禮書通故

覲禮通故一　　禮書弟二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元駁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以周案段懋堂謂此條許鄭無異不得云駁此說未是許泥周禮鄭欲兩通之引覲禮前朝云朝通名明公羊四時見天子曰

朝之義引周官秋覲云據時所用明周官所言為時王禮也其實朝覲皆四時通偁當以鄭志為長覲亦不專屬秋書言肆覲東后在春二月春秋傳言晉侯出入三覲在夏五月詩言韓侯入覲亦難決其定在秋故㪔文朝亦覲覲亦朝對文則春朝秋覲而公羊說四時見天子皆曰朝謂朝宗覲遇皆有朝名朝不專屬春又曰卒而相逢于路曰遇謂卒遇亦謂之遇遇亦不專屬冬知㪔文對文之有別古義皆通況之悉窒矣　又案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淸何注云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偁先君以相

接此為卒遇之禮易遇其配主雖旬无咎鄭注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此為朝遇之禮

覲禮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敖繼公云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于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萬斯大云朝覲止是一禮無春秋之異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弄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于朝禮故略之也以周案朝覲二禮斷非儀節悉同亦不

如注所言省備過異覲禮一篇卽朝外諸矦之通禮其
曰覲者所以别日視朝之朝非擧秋覲以别春朝也㪚
文四時皆可謂之朝亦皆可謂之覲觀篇末廣述巡狩
會同則朝宗遇之異同篇中亦必兼及之特其簡多殘
闕不獨郊勞以寿賜車服以後文有未具㠯金誠齋云
儀禮如鄉飮酒鄉射大射三篇其禮多同文各詳載其
所省者不過一二句或數字以可彼此互見故略㠯此
篇多缺文非以有朝禮而略之也鄭謂享獻不見文似
有誤下經明言享不辱云不見舊疏享字上讀以獻不
見為義賈疏謂據大行人文說竝未是敖氏以此篇不

專指秋覲言尋之云同姓大國之禮亦非下經明言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非專爲同姓也

馬融僞孔傳說虞書羣后四朝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元說巡守之季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季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蔡沈說巡守之明季東方來朝明季南方來朝又明季西方來朝又明季北方來朝以周案上文東巡守云肆覲東后已見方岳之朝此處不應重見馬說非當從鄭注

鄭元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熊安生云孝經鄭注云諸侯五

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狩此言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年又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孔穎達云尚書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以周案鄭意四方諸侯各分時來朝一服歲徧四服四歲而徧五年天子又巡守熊說是也如孔疏四服諸侯歲徧朝是國君道長矣

賈逵說諸侯來朝以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

也馬融說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東方矦服東方朝
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矦服亦然西方
北方亦然甸服以外皆然是以韓矦是北諸矦而言入
覲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畔故云覲何休云五年
一朝以逃其職故分四方諸矦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
一時賈公彥云鄭志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曰朝若
然鄭不與馬同此大行人注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
來似用馬氏之義以周案賈氏以一方四分之馬氏以
服之一面四分之鄭不從馬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
來用賈逵說也賈疏用馬申鄭失其意矣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灋鄭元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灋也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以周案鄭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據昭三年左氏文也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與文襄之霸制又異故鄭云說無

所出貢迭服虞以為歲聘閒朝是朝天子之法三年聘
五年朝朝為諸侯自相朝朝之制崔靈恩以為歲聘閒朝是
朝霸王之法三年聘五年朝是朝天子之法貢服之意
在彌縫左傳崔氏之意在彌縫王制要之周初之制與
古制未必同春秋之制又未必同周初大行人所言周
初之定制也公羊言五年一朝虞夏之古制也左氏成
十二年傳言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閒謂閒暇無
事即王制所謂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穀梁隱十
一年傳所謂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是春秋之初朝無定
期也昭三年傳子太叔言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春秋

之季會盟亦無定期也昭十三年傳叔向責齊同盟言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再會而盟此不過引古禮以明再二季會顯慭今季復
會宜盟未嘗限定其季則閒朝者亦卽所謂諸侯閒于
天子之事則相朝是也舊注閒爲三季于訓詁已不合
以再朝之會爲六季再會之盟爲十二季則叔向此言
反與齊人以口實于本意更相左不獨十二季有四朝
于經傳文一無依據也是則左氏家言三季一朝實非
傳意而公羊家言五季一朝實與左通諸侯五季一朝
王爵語曹劌所言五季之中四王一相朝是也一相朝

謂朝天子據賈逵注諸侯將朝天子先自朝以講禮則五秊之中一朝天子一自相朝是有二朝矣文十五秊傳所謂五秊再相朝以修王命是也五秊一朝爲古制將朝天子先自朝是謂五秊再相朝傳亦以爲古之制葢春秋之世兼行古禮故晉文襄又取是禮以爲朝盟主之制昭三秊傳子太叔所謂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是也云不煩諸侯者譏時盟主徵朝愈煩不能修文襄之制旨注疏反據此言以證文襄以爲五秊再朝盟主之説纒貤紕繆經義長晦

孔穎達云大行人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

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季一朝之事昭十三季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閒朝說者謂三季一朝六季一會則彼六季一會與此六季五服一朝事相當也葢周禮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陳祥道說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故周官曰六季五服一朝蘇軾秦蕙田說一朝畢朝也周官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六季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餘皆一朝毛奇齡方觀承說侯服歲壹見言六季中之弟一季侯服來朝也二歲三歲亦是弟二歲弟三歲以周案周官

篇本偽書當從周禮叔向有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語異義引左氏家說以為十二秊閒有四朝據偽周官篇十二秊祇再朝烏能相當五服盡朝京師亦惟十二秊王不巡守乃有之非常法也如陳氏說六秊之內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則采服雖四歲見衞服雖五歲見實與男服之三歲見者等此說亦謬大行人侯服歲壹見云云本非朝例故經文祇言見鄭注以為朝貢之歲其說最通朝者諸侯親往貢則使其臣蘇秦以見當朝更非毛方說較通

鄭元云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

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周案一服朝者謂無他服朝見之歲也云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鄭注釋以朝貢之歲其意侯服歲壹見元年七年十一年爲侯服朝歲其餘爲因貢而見之歲元年甸男采衞要皆無朝見例止有侯一服朝二年甸服朝侯服見爲二服三年男服朝侯服見亦二服四年采服朝侯甸服見爲三服五年衞服朝侯服見又二服六年要服朝侯甸男服見爲四服七年六服一朝已畢甸男采衞要又無見例

又爲侯服一服朝八季甸采服朝侯服見爲三服十季男服朝侯服見爲二服十季衞服朝侯甸服見又三服十一季甸男采衞要又兼朝見例又爲侯服一服朝後別有圖賈氏疏此未明孔疏云大行人文是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其說雖是而亦未諦

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季一小聘三季一大聘五季一朝鄭元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王制所言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以周案大行人

職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九州之外蕃國世壹見此諸侯朝見天子之禮也此云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為諸侯邦交之禮非行之于天子聘義言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亦云天子制諸侯與大行人文合王制直以此為行于天子之禮與周禮文違故鄭斥為霸制昭三年左傳云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熊安生以王制所言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孔疏已駁之

春秋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左氏傳云諸侯五年再相

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杜預云十一季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季以周禁五季再相朝有四說據賈注謂一朝天子一自相朝據鄭志謂一朝正朝一朝罷朝據何氏宣九季公羊傳注諸侯五季一朝爲正法五季再相朝爲近㝵正杜氏則以爲三季一朝五季再朝攷春秋經曹伯亏十一季秋來朝至十五季夏又來朝甫及四季亏朝例較速左氏亦嘉其近㝵正故以爲禮云五季再相朝古之制也又發明其近正非正之意五季云者明此甫及四季也至十六季秋來朝斯正矣五季統始終言之宣公五季春公如齊九季春正月公如齊事

與此同何注云月者普宣公事齊合古禮不就十季月者五季再朝近㝵正義可互證所异者左氏五季據始終言故以為正何注五季據相及言故以為近正而再朝必周亏五季其義同也賈鄭兩說雖亦可通揆以經傳㫖後文義似此為㝵　又案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矦使五季四王一相朝此春秋時諸矦見王之通禮也而諸矦亏修王命之季有如賈侍中注所謂將朝天子先自朝亏是有五季再相朝之禮此古之制也賈注魯語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五季之閒四聘亏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自朝也賈注

先自朝義似添說其意實兼釋五秊再相朝而言謂今將修王命以朝天子先自相朝以講禮是五秊之中相朝者再矣賈注以歲聘為五秊四聘閒朝為五秊一相朝此賈氏融會內外傳之言以為注者也左傳賈注已逸猶賴此注之存可通左傳杜注以閒朝為三秊一朝遂以曹伯十一秊朝十五秊朝尚有愆期之嫌大謬又案賈氏以歲聘閒朝為朝天子之法三秊聘五秊朝為朝霸主之法此注引左傳歲聘閒朝之文其意四王與歲聘同一相朝對四王為文是據諸侯自相朝而言故曰而一相朝者以別異之竊玩魯語本文四王謂使

鄉歲聘王賈注是一相朝謂諸侯自朝王不必如賈說五年之中四聘王一朝王爲春秋見王之通制其諸侯自相爲三年聘五年朝用文襄之霸制所謂閒朝者卽諸侯閒亏天子之事而相朝之義初非限以三年亦不必限以五年

鄭志云孫晧問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不知所合典禮答曰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孔穎達云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

守其閒諸侯分為五部每秊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秊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歬秊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以周案夏殷天子六秊一巡守說無所出畿之外四服分為四秊朝其不朝諸侯朝亏罷朝之秊是五秊之中諸侯有再相朝法一為朝正朝一為朝罷朝若然夏殷之朝仍分四部與唐虞及周竝同孔疏分為五部而朝罷朝之義不明再相朝朝朝罷朝竝謂朝天子孔疏以為朝罷朝之諸侯是五秊內五部各一朝何以解鄭再朝之意

又案朝罷朝公羊何注亦有是語隱四秊注云朝天

子若朝罷朝卒遇于塗又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何注以朝罷朝別朝天子似謂朝諸侯之朝罷而歸者孔疏本此為說而與鄭志實有難通葢朝罷朝必古語而何鄭之解義自異爾何休云禮朝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鄭元云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以周案四時朝皆受于太廟當從何注覲禮鄭注亦云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朝以受摯為重受摯亦皆于廟聘為朝事之細猶然而況朝為大典謂摯不廟受其說非也然覲禮王不迎諸侯而大行人有賓主朝位之儀是王出迎矣

覲禮天子負斧依而曲禮既言天子當依而立曰覲又言天子當宁而立曰朝是王在朝矣鄭注欲兩通其說故云朝受摯于朝覲受摯于廟其實大行人所言專指享禮曲禮則言外諸侯與內諸侯朝覲之異非以秋覲春朝對言也

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元]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

秋萬斯大云天子將入廟受覲從路寢乘車而出諸侯先俟于門外天子至宁下車諸公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卽所謂天子當宁而立曰朝儀禮不具文略也及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卽所謂天子當依而立曰覲文詳儀禮朝先覲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爲正故儀禮獨以覲名如先儒說秋冬覲遇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止東西一立而退何以明君臣之義乎金鶚云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邪凡朝聘皆必受摯于廟謙不敢當若爲先祖而來也必無受

摯于朝之禮且諸侯奠摯必北面而此云東西面其非
受摯甚明萬氏不分四時可謂卓識視鄭說爲長然以
覲禮考之天子負斧依以南兼當宁東西面之文所云
載龍旂弧韣乃朝者朝即覲之通偁也曲禮先言覲後
言朝萬氏乃謂先朝後覲又與經不合且通姓名擯介
之辭曰登自偁姓名于天子哉竊謂諸侯既入廟行覲
禮次日天子視朝諸侯又行朝禮葢覲以正君臣之分
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西面覲時同姓西面異
姓東面同姓爲先異姓爲後親親之義也朝時諸公東
面諸侯西面尊尊之義也東面爲尊故諸公居之以周

一覲

案金說朝聘皆受摯于廟與公羊何注闇合隱十一年注云禮朝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又七年注云禮聘受之于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且重賓也金氏向未檢及此注而說闇與之同諸侯尊摯必北面為禮經之通例此說是已其駁萬氏先朝後覲為當先覲後朝說皆無據覲禮云諸侯前朝又云載龍旂弧韣乃朝明朝覲之通偁非覲前有朝也宁為人君日視朝所立之位東西面為諸臣日視朝所就之位朝覲之朝不在宁朝覲之尊摯無東西面曲禮當依曰覲當宁曰朝以外諸侯之朝覲與內諸侯之常朝對言非以秋覲別春朝亦非覲後別有朝也且曲禮所述為異代禮覲其下言五官不言六

官自知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與司士所正朝位旣異與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亦殊必據曲禮以合禮經周官多見其牴牾矣又覲禮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尙左也曲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是尙右也金氏欲合曲禮于禮經謂諸公東面東面尊則同姓西面反卑于異姓而非爲先訌不自相矛盾邪通姓名爲擯介之辭金說是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云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

萬斯大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卽左傳所謂不期而會曰遇也言兩君未及相期倏然道路相見故曰遇非

謂有期日而先相見也以周案兩義兼備隱四年公及
宋公遇于清八年宋公衞侯遇于犬丘莊卅二年宋公
齊侯遇于梁丘皆未及期而先相見傳明著之矣
周官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
乘而覲禮云乘墨車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賈公彥云偏
駕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衞革路蕃國木路彼據覲
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此春夏
受摯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朝後行三享在廟
天子親迎並得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得有樊纓九就
貳車九乘惠士奇云覲乘墨車蓋將請辠所以自貶損

朝則建旂乘路焉故詩蓼蕭采菽皆諸侯朝天子之詩

曰鞗革和鸞曰旂湃鸞聲庸成見覲乘墨車遂疑朝亦

然故蓼蕭箋云此天子之車飾失之采菽箋仍以為諸

侯之車服金鶚云此節襍記諸侯朝覲之禮統始終言

之非一時事公執桓圭四句及賓主之閒九十步四句

此覲時禮樊纓九就二句王禮再祼三句此饗食時禮

以周案大行人建常九斿數句文在朝享祼饗食之上

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菽詩據之云諸侯來

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

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墨車與覲禮同義當從鄭自賈

疏不尋其說誤以樊纓貳車爲行享之車乘傎到經文以就己見金氏遂謂此節襍記其禮非也末云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乃統始終言之故特云出入謂自來至去也經文甚順解者自繆任氏弁服釋例誤與金同

鄭元云大行人其朝位賓主之閒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熊安生賈公彥說春夏受摯在朝無迎法行朝禮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也覲禮受摯受

享一獻迎法崔靈恩孔穎達說諸侯春夏來朝至皋門外陳介時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訖天子乘車出大門外下車若並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摯入應門行禮以周案覲下文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則此其朝法云云者據享禮饗食而言不關朝覲之法也司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則享禮有車迎之法矣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謂朝覲宗遇之饗食皆有車迎其法

如大行人職各以其等為之矣朝覲本無車迎灋而此
云朝位賓主之閒若干步者兼明朝之交擯傳辭其立
位同亙大行人司儀竝詳述享而朝略之者朝禮天子
不下堂無迎賓揖讓之節舉其禮之繁者其省可知也
鄭注此朝位為車迎所立處又注下廟中將幣三享云
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灋
鄭亦據享而言疏家以此為春朝迎灋實與經注俱違
崔說更誤受摯重亏受享受享冕服受摯反易朝服亏
禮不倫　又案聘禮有迎賓灋者聘非己臣主君客之
故經謂之賓朝覲皆己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且聘

禮聘享同日既聘卽入廟行享禮無大門內迎㳅故云聘先迎之朝覲與三享異日享時修賓主之儀有大門內車迎㳅故云朝覲時可不迎疏家據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金誠齋據聘禮聘享同日遂謂朝覲三享亦同日享無車迎之㳅亦非

惠士奇云大行人侯伯立當前侯侯俗作疾論語疏引作前侯云當前侯胡下小雅蓼蕭章疏引同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侯作疾相似易亂又說文引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軾前曲中下邪枉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以周案惠說是

賈公彥云齊僕職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有迎法陳祥道云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並同金鶚云朝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食于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齊僕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覲宗遇者以饗食不專在諸侯朝覲故特著之也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此獨尋之見惛疏大行人賓主之閒謂春夏受享時迎賓于義不通夫賓主者敵體之偁諸侯于天子豈可言賓主所謂賓主之

閒特虛擬其位以廟門為限耳若朝覲後饗食則不交
擯覲公食大夫禮無旅擯之文與聘禮異可知不交擯
則賓主之閒公不㝵有九十步天子迎賓于大門內南
面旅揖之諸侯立各近天子北面拜稽首故知賓主朝
位非在饗食時必在入覲時也以周秦朝覲宗遇饗食
謂朝覲宗遇之饗食非六字平列陳說非賈疏大行人
依注立文其齊僕疏本熊安生說金說同熊甚明但因
此并謂享不迎賓又失之矣司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
車逆拜辱及出車送此為諸侯自相朝禮雖難必其與
天子同而大行人曰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

軹擯者五人下卽賓以享禮饗食四者明天子之享禮饗食皆用此朝位故特言其字以提之則享有車迎法可知饗食亦用此賓主之閒又可知朝覲之時正君臣之分不尋稱賓主至享禮饗食則講賓主之禮矣曰賓主之閒正所以別朝覲時也金氏乃謂此必在入覲時非饗食之禮說太左矣以賓主之閒爲虛擬其位說要滑突

江永云或疑朝覲無迎賓之法愚謂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于大國之孤特云不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卽有許入之

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儀禮當有朝禮一篇覲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擯介傳辭之儀蓋朝儀已詳故略爾若曲禮當宁而立自是記人之異說以周案覲禮不迎賓曰嗇夫承命曰侯氏肉袒曰擯者謁曰擯者延升用純臣禮見何陳介傳命之有江說甚謬

鄭衆云凡諸公相為賓積問旅擯九人傳辭郊勞將幣交擯擯者交也交擯三辭謂賓讀主之擯者俱三辭也

鄭[元]云積問之禮皆使卿大夫致之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佐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再對佐皆當其末擯旁主君郊

勞交擯各陳九介使傳辭以周案合讀先鄭各注旅之言臚臚之言傳旅擯者衆擯臚傳其辭也交擯不臚傳則擯者面賓交相言凡曰擯者皆上擯其三辭亦賓與擯者面相辭意與康成正相反以經記覈之當以先鄭爲長如聘用旅擯司儀有明文而聘義則曰介紹而傳命謂賓以命傳介介以命傳紹以次遞傳上擯以告主君論語君召使擯亦爲聘禮而皇侃等釋指所與立亦以爲擯傳辭有左右指此皆旅擯傳辭之明據也聘義釋介紹傳命之義曰君子亏其所尊弗敢質鄭注質謂正自相當爲聘賓臣不敢正當君故用旅擯以次傳命若然則

諸侯相為賓主正當介紹雖陳而賓與上擯親對可知矣鄭此注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亏聘禮注云此旅擯也不傳命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孔疏分傳辭傳命為二非鄭意觀此注自知直破聘義之文以守己說是豈然哉攷覲禮天子不下堂用臣禮見曰嗇夫承命曰侯氏肉袒經無陳介之文至覲天子亏壇宮鄭注以為時會殷同禮乃曰上介奉旂置亏宮曰四傳擯是旅擯傳辭之法如禮以旅擯見亦所謂君子亏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其享禮天子親迎用賓禮見故經曰交擯三辭先鄭云賓主之擯者俱三辭謂主之擯者辭其以禮來賓辭辭其以交擯見辭賓禮也大國孤卿來

聘直用臣禮故曰不交擯無辭文兩君相見賓與主敵主君如禮以交擯見而賓不敢居賓禮故經亦曰交擯三辭其積問使卿大夫如禮用旅擯無辭文其卿大夫之來聘亦如禮用旅擯而司儀云旅擯三辭又辭客禮也交擯者賓禮也旅擯者客禮也鄭注聘義云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是也上公介九人擯五人大行人有明文云九人傳辭反踰天子之數此先鄭之失也旅擯交擯斷不可合為一劉端臨謂交擯旅擯皆傳辭以致二禮不分此申先鄭者之失也鄭注使者七人七乃五字之譌鄭為此經以諸公相為賓立文

與下諸侯諸伯諸子男有別故據大行人上公之禮以為釋下釋交擯云各陳九介意同劉楚楨妥謂鄭以此為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之通制又嘵嘵致辨而不以聘禮大行人諸注總覈之此議鄭者之失也其旅擯交擯之陳法詳聘禮門

鄭[元]云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指左人左其手指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劉台拱云舊說或以為朝或以為聘各據一偏此通論擯相之事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然則臚擯

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聘禮
畢君命上擯送賓有反告賓不顧若諸侯來朝主君親
送安有上擯復命之事以周案交擯禮簡無待久須所
以安賓也旅擯禮繁在賓以不敢質為敬在主人又以
多文為敬禮非一端義各有當矣論語之左右指為聘
禮之傳辭傳辭之法合讀聘義介紹而傳命主賓邊言覲記
嗇夫承命主主人邊言二交自見劉說旅擯傳辭義本先鄭
是已謂交擯亦傳辭參用後鄭則旅擯交擯有何區別
劉楚楨不顧其說之不通惟家學自守未免自謾謾人
矣

淩廷堪云凡天子于諸侯則傳擯諸侯于聘賓則旅擯傳擯即交擯劉寶楠云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旅擯猶言傳擯以周案天子覲禮傳擯即旅擯其享禮則交擯諸侯相為用交擯于聘賓則旅擯交擯賓禮也旅擯客禮也交擯旅擯皆陳衆擯卿相為下大夫一人擯大夫相為士一人擯故諸侯朝天子交擯辭卿大夫聘諸侯旅擯亦辭諸說各泥一偏胥失之

鄭元云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諸公相為賓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孔穎達云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

以周案司儀車逆拜辱文竝枉交擯三辭之後故鄭云然胡竹村從孔疏劉楚楨又謂鄭注不及孔疏之長是何見邪

周官司儀諸公相為賓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衆云言賓所當拜之禮者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鄭元云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以周案大行人諸侯將幣後有王禮饗

食三禮諸公相爲亦然拜禮之禮當如後鄭說賓繼主君先鄭讀賓如字後鄭讀賓爲儐故曰賓繼主君者儐主君也今本脫賓字說者因謂訓繼爲儐非也賓謂儐之以玉帛皮馬亦當依後鄭說經文十九字當連讀主君亏禮饔餼饗食皆將之以玉帛皮馬而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亦復儐之如其禮云儐繼主君者聘禮郊勞歸饔餼賓以束錦儐使者覲禮郊勞賜舍賜車服侯氏以束帛乘馬儐使者此則兩君相爲賓賓乃以玉帛皮馬儐復其主君與聘覲禮異故特箸之繼先鄭訓復或云繼者相踵之辭謂賓踵主君之後卽儐之示不敢

褶綫之意然則鄭注將太公之說其亦非與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元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端章甫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以周案鄭義大夫聘于天子用冕服聘于諸侯皮弁服諸侯會同于天子亦冕服諸侯自相朝皮弁服大夫祭于公用冕服士祭于公爵弁服論語此注與例不合疑非鄭注也宗廟之事謂鄰國之來朝聘者對會同在外地言之故曰宗廟之事注以為祭祀非也鄰國使其大夫來聘或其君自來朝主君皆受之于廟其服皆皮弁服或相其君以會同

諸侯皮弁服其相側降一等曰端章甫者以小相言也小相又下卿一等側用朝服端爲冕服朝服之通稱注以爲[元]端亦非也章甫卽委貌冠委貌而衣朝服所謂冠弁服是也金誠齋以爲兩君相會亏宗廟亏如字不可通如之言若也及也與如五六十義同

受業泰興何允燮子家辰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尙書大傳云天子太子秊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迎亏郊白虎通義云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亏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鄭元云郊勞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亏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賈公彥云上公三勞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太子迎亏郊此異代之制或使世子爲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

卽郊勞也以周案書孟侯不必從今文家說而世子迎侯當有其禮鄭覲禮注王畿小行人勞近郊大行人勞據侯伯言若上公三勞王畿小行人勞遠郊大行人勞近郊或世子勞賈氏大行人疏遠郊使世子勞斯爲非矣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栗擇則諸侯朝王王后亦當有勞故玉人職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曰夫人王后也十有二列勞二王之後（諸侯朝宿邑詳封國門）

賈公彥云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

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子男惟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覲禮注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于君禮也胡培翬云近郊勞五等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殺尊者其勞遠殺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以周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是畿勞以小行人爲主郊勞則小行人爲承擯而上擯宜爲大行人故覲禮注云郊勞者大行人也此畿勞郊勞之別也聘禮覲禮皆主侯伯中諸侯言經曰郊勞不曰畿勞則畿勞非五等侯之通制可知矣

小行人云凡者統下郊勞眡館等言有饑勞則逆之爲上擯有郊勞眡館諸事則承之爲承擯此小行人之通例也賈疏誤會小行人文故亏覲禮聘禮竝不可通

鄭元云矦氏迎亏帷門之外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賈公彥云引掌舍文證諸矦亦有帷宮設旌爲門之事也敖繼公諸說帷門不爲宮亦無旌褚寅亮等說注引掌舍文取證帷宮之事非以旌門爲帷門也帷宮而旌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矦之制也旣有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敖說非以周案掌舍注云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諸矦

不畀用旌帷宮之門無別名則曰帷門而已褚說是賈敖諸說皆非

鄭元云郊勞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使者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賈公彥云此並約下文就館賜侯氏車服而知也敖繼公云侯氏升受玉就使者北面訝受之使者左還東面立秦蕙田云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並下文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亏授玉之後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敖說非是以周案敖氏說左右還皆誤

吳廷華云曰伯父女順命亏王所賜伯父舍此蓋擯者

傳辭然後使者帥至于館王士讓云帥至于館而司空
乃宣是命辭于舍門外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可
推也以周案下文敘諸侯受舍曰于朝此亦傳辭于朝
然後帥以至館鄭注云所使者司空與案小行人為承
擯則帥以至館者其小行人與
敖繼公云侯氏再拜稽首不著其所是于舍門外也侯
氏之于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略以周案天子
賜舍文承上侯氏遂從之鄭注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
至朝則賜舍之命受于朝有何迎送使者再拜稽首自
拜于朝何待復著其所自鄭注謂賜舍猶致館侯氏受

館于外敖氏因而實之曰舍門外已失之又因郊勞之
使有迎送之拜遂疑經文鈌略要同參壆
鄭元云侯氏受館于外既則儐使者于內敖繼公云儐
之亦在舍門外以周案侯氏受舍于朝儐者帥以至館
而儐之于館內鄭謂受于外敖謂儐于外胥失之矣
鄭元云諸侯朞朝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此覲也言
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燮廷堪云將
覲之時或先行諸侯常朝之禮故經云諸侯來朝而有
西面東面之位非春朝之朝也萬氏謂先朝後覲原非
二禮以之說覲禮似也謂周官春朝夏宗冬遇皆不足

信太近武斷以周案鄭意寿朝謂寿覲之日也散文朝與覲通鄭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曰朝是也袠氏據此文謂先朝後覲金氏又據曲禮文謂先覲後朝皆非確證

鄭[元]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賈公彥云秋冬受贄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覲于廟故在廟門外受次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曲禮云諸侯北面而見

天子曰覲彼此皆是覲禮而文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
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鄭注云覲者位于廟門外而
序入入謂北面見天子時李心傳說受舍于朝謂外朝
外朝在庫門之外宗廟在庫門內之左敖繼公說舍為
廬舍以周案經云諸侯前朝目下事也受舍于朝釋幣
于禰皆覲以前之事故曰前朝受舍即上文之賜舍自
天子言之曰賜自諸侯言之曰受上賜舍文承侯氏遂
從之注謂遂隨使者以至朝則賜舍者賜諸朝受舍者
亦受于朝也此復箸之者上賜舍曰侯氏專指一人此
曰諸侯曰皆受是同時並來者眾矣故又別敘之爾鄭

注循上直說賜舍後覲廟冉覲日又受舍廟由雉門出入則受舍亏朝當爲治朝而治朝不㝵設次因以爲文王廟門外廟門外又不能多容廬舍因以爲帷次然則下文釋幣亏禰豈亦行之亏帷次中乎乘墨車乃朝豈廟門外帷次冉猶可乘車乎此可決其非矣李敖兩說玊謬

賈公彥云天子春夏受亯諸矦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大門外之外次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江永云掌次職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

待事之處然則朝覲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以周案諸家皆以肊言之

鄭元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以周案士虞禮記佐食出戶負依注云戶牖之閒謂之依是自天子下至士皆有依其異者斧耳此注以屏風釋依斧為繡斧文詩公劉疏乃云斧者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閒地設注云如今綈素屏風者綈厚繒也見說文素謂不畫或以為墨白為質亦非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為質絳正赤色是其質也

鄭元云几俟于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敖繼公云天子登席于旣設几之後此云几俟于東箱指未設几之前而言以周案當從注曰設斧依于戶牖之閒曰几俟于東箱此受朝于廟之禮也若受朝于明堂無戶牖閒及東箱大戴盛德篇言明堂之朝制云待朝在南宮指朝出其南門南宮謂明堂南門謂國門玉藻篇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云南門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是其證指朝謂先涖治朝指羣臣先指朝朝羣臣而後出南門之明堂受諸侯朝然則受朝于廟其亦先指治朝矣指朝葢通禮也

鄭元云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賈公彥云坐取圭卽言升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以周案聘賓私覿初入門右擯者辭乃出奉幣入門左此不出入門卽左者聘賓禮覿臣禮自不同也吳氏疑義謂此亦當如聘禮非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諸侯之于天子亦猶大夫士之于國君其出入亦當由闑右至覲畢受勞入門左略如賓客與覲時正君臣之禮自殊張氏覲禮受玉圖謂經乃出注不言東知自闑西出宮圖謂宮不言入門右則由闑西竝非說詳胡氏正義

鄭[元]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熊朋來云韻釋卓蚤也朝覲進十馬難盡數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敖繼公云匹馬卓上謂以馬卓然居前而先引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段玉裁云素的一馬謂白馬也鄭意白馬出眾故謂之卓王士讓云詩稱騮驪周尚赤也言王不宜尚白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校人齊其色言王亦當齊色又似不宜別以素的矣胡承珙云說文卓本訓高竹角切鄭意蓋不以卓爲高欲見卓爲素的故以卓王孫之卓

譬況其音而以旳比方其義卽易旳顙爾雅旳顙白顚之旳王引之云卓上者超絕其類獨行而冄之謂也廣雅趠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躒猶超絕也趠逴與卓古竝同聲其義一也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犆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也踔與穛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冄亘古者上與冄同義

賈公彥云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胡培翬云經所言皆初享用馬之儀次二享經不言而以事畢括之注云三享訖以經云皆束帛加璧則三享實分三度致之必三享訖乃可

云事畢也賈疏非以周案經題下事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云馬出之下即云事畢明三享一度致之也鄭注首節云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注末節云三享訖明三享止分三段即此而訖也三享並設于庭故傳曰庭實旅百而皆以璧帛致之故傳曰奉之以玉帛其不三度致者不敢以微物黷至尊也當依注疏禮器疏云龜在馬後亦以為一度致之

鄭元云覲禮四享四當為三大行人職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惟

所有賈公彥云禮器爲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以其因覲卽助祭因祭卽致賫物若不當三年祫祭卽特致三賫也秦廷堪云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卽覲禮惟國所有之義覲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賫庭實云皮私覿庭實云馬覲禮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葢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屬非謂覲禮之賫也禮器注以爲祫祭亦非以周案禮器大饗其王事節說者紛紛注疏謂此明天子太祫之事諸矦各貢其方物來助祭之禮其說最通莊

廿二年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茲與禮器所云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意義並同則庭實所陳斷非止皮馬二物而已萲氏以大饗王事為燕饗之饗謂宫之庭實皮馬外無他物饗之庭實爲秉有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說何據三牲魚腊爲諸侯貢物故曰四海九州之美味如謂此以饗諸侯何必舉四海九州為說或又謂三牲魚腊四句言王饗諸侯饌具之盛納金以下記三宫中之庭實其出也肆夏以送之還明太饗禮畢送賓之事傎倒禮節任意牽說亦不足信

鄭元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鷩毳古文曰迎于門外敖繼公云聘禮舍惟一門此今文雖有外門外之文以行禮之節求之無二門當以古文為正以周案聘禮歸饔餼及還玉竝云賓迎于外門外惟郊勞云迎于舍門之外舍門者亦據外門而言也此葢古文偶脫耳敖說非胡培翬云太史述命謂讀王命書亦詔辭自右之義或因周官內史掌書王命遂疑讀之者為內史不知此命書內史書之太史讀之也以周案王藻疏引此以為太史攝行內史事故胡氏云爾然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

書內史讀之是讀命書爲內史專職也太史亏太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其所讀禮書㠯孔疏未可厚非

鄭[元]云賜車服矦氏升成拜太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敖繼公云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褚寅亮云辭之而升成拜者順君之命不㬥不成拜乎上然已略兼賓主之義矣敖謂不辭之則下拜乃臣子之分盡矣而復升成拜儼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亦亢乎以周案褚駁敖是

鄭[元]云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爲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㠯

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以周案此禮賓也

大行人謂之王禮

孔穎達云諸侯爲賓灌用鬱鬯謂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大饗尚腶脩謂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三公三饗三食三燕若侯伯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一饗一食一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太牢之饌亏時先薦腶脩亏筵前然後設餘饌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以周案覲禮注引掌客文亦云侯伯再饗內宰疏引亦同今本作三饗卽沿唐初南本之誤也用鬱鬯尚腶脩說詳燕饗禮

門

舊說掌客所言饗食燕之數是諸侯自相待法鄭注饗禮乃歸引此是天子待諸侯同或說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不言燕禮是天子待諸侯有饗食無燕也掌客所言自是諸侯自相待禮爾以周案大宗伯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天子待諸侯有燕經有明文當從舊說

司馬貞云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受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探其自而言以周案史記

齊欲王晉正義巳駁之成六季鄭伯如晉授玉亏東楹之東定十五季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諸侯自相朝固授玉矣張衡之說亦未足據

淩廷堪云覲禮不言還玉考覲郊勞用璧侯氏還璧使者受注還玉重禮覲用命圭自無不還之理令朝宗遇禮亾或別見三時禮與以周案虞書曰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亏羣后班瑞卽還玉也白虎通引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亏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邦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是還玉亦不盡同也

鄭元說諸矦來朝設庭燎蘇軾說王將起視朝設庭燎

秦蕙田云司烜邦之大事則供墳燭庭燎葢惟諸矦來

朝設之其日視朝不設當從鄭宋宗元云人臣入朝猶

辨色君之視朝俟日出然櫛洗衣冠必于色未辨日未

出時方能及時朝會其餘執事侍御之臣尤當早集朝

門庭燎不可不設以周案秦說是說庭燎詩當以鄭箋

爲正

經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

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與記曲禮篇二伯偁伯父伯

舅九牧偁叔父叔舅不同鄭元云牧尊于大國之君而

謂之叔父辭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
類也胡培翬云當以儀禮爲定偁以周案以春秋傳覈
之曲禮所言有合當時通偁葢經所云大國即指二伯
小邦統州牧以下爲文春秋時偁伯叔父舅多從其封
國之初齊太公爲王官之伯左傳曰王使劉定公命齊
侯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是也桓公與霸襄王又以
二伯命之左傳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爲分陜
之伯詩曰叔父從實爲言且周公未之國而伯禽亦九
州之伯也故偁魯曰叔父左傳曰王出適鄭來告難曰
敢告叔父是也鄘叔唐叔亦爲州牧故左傳述天子命

唐叔曰叔父衛襄公亦曰叔父無異儕晉文公為方伯其策命之辭儕叔父者從唐叔舊儕也儕景公亦曰叔父命惠公儕伯父似謂儕平公曰伯父從方伯通儕也親之從實儕尊之從方伯儕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己德所及易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鄭元駁云賓者敵主人之儕而禮諸侯見天子儕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孔穎達云鄭據大行人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也君與朝廷之臣行

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
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若諸侯亏天子皆純臣矣北山
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臯陶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以周案禮之以祼尊之以伯叔父伯叔舅皆不純臣之
意

受業上海鈕永建
子家璵仝校